

# 基于族群文化表里的价值撬动与公共政策调适

——由阿伊努人谈起

高小岩,李鑫

(北京化工大学 文法学院,北京 100029)

**摘要:**阿伊努人是日本列岛最古老的居民,历史上曾被称为“虾夷”,目前主要分布在北海道一带。德川时代以前,日本长期推行同化政策,对阿伊努人的存在采取虚无主义态度试图将其同化,但是始终无法泯灭阿伊努人的民族意识。近年来,在世界原住民人权运动影响与阿伊努人不懈争取的双重努力下,日本政府以往强调单一性的族群政策进行调整,阿伊努人的民族身份终获承认。通过分析日本政府阿伊努人政策的嬗变及背后的价值取向脉络,揭示了正视族群文化差异的现实及背后的发展不平衡本质,这对于今后制定与此相关的政策,对促进社会和谐、族群平等以及消除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关键词:**族群政策;原住民;公共政策;文化自治;阿伊努人

**中图分类号:**K313.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19)05-0024-07

公共政策制定需要依托社会实际,才能解决社会问题。如果对公共问题的判断出现偏差,会导致政策实施效果不彰。有些公共政策的设计没有意识到或预估到文化多样性与社会不均衡性的深层表里关系,在对族群文化现象及其本质理解不到位的情况下,一味推行无差别政策,会导致公共政策无法起到弥合原生性鸿沟的作用,由此造成社会内部差异与发展不均衡性拉大,不同族群的获得感出现级差,经济与人数不占优的一方相对剥夺感更明显。日本少数族裔阿伊努人的边缘化际遇就是较为典型一例。对此,有必要正视差异性现实,制定与文化多元状况相适应的族群政策来妥善处理,促进社会公平,增进公共利益与保障各族群福祉的均衡协调发展。

基于族群文化差异客观现实的权衡,各国族群政策措施虽因时因势不尽相同,但大体可归纳为“同化”与“非同化”两种基本思路。前者还可以细分为“强制同化”与“柔性同化”,阿伊努人历史可以集中反映这一思路的利弊得失,尽管阿伊努人已经在日本列岛上生存繁衍了数千年,但直到近现代存在性才被日本官方默认,历史上阿伊努人屡遭主体民族和族人打压几近湮灭,要不就是文化被无视而被强制同化,若干世纪的歧视与

强制同化,让更多带有阿伊努人血统的人被迫隐瞒自己身份,直到近年随着原住民与土著民族文化复兴运动在全球勃兴的影响,其久已沉睡的民族意识才有逐渐复苏的迹象。民族作为历史的产物,其产生、发展与消亡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历史上任何人为加快或强制其改变的举措结果都差强人意、收效甚微甚至激化矛盾,无助于根本问题的解决。总的来说,日本政府对阿伊努人采取的政策可分为“积极同化”与“有限承认”治理思路的两个阶段,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可以管窥日本处理族群问题的价值取向嬗变的整个脉络,其经验得失值得后世深思。

## 一、阿伊努人:并不遥远却很陌生的存在

很多人认为日本是单一民族国家,只有大和民族。的确,日本民族构成相对比较单一,但并不是单一民族国家。日本人口中大和族占人口98%以上,除此之外,还有琉球人、阿伊努人、华人、朝鲜人等人数较多的族裔。现在通过DNA技术对人类遗传特征的最新研究表明,日本人种群来源复杂,阿伊努人是最早为日本本土基因库汇入血液的原住民之一,很有可能与日本古代绳文

收稿日期:2019-07-24

作者简介:高小岩(1978—),男,甘肃兰州人,法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后,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李鑫(1996—),女,山西长治人,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人存在某种联系,对后世日本国民的血统也有所影响。日本文献中很早就有阿伊努人的记载,最早见于《日本书纪》。该书景行天皇二十七年(97)二月条记载:武内宿祢从东国回来上奏曰:“东夷之中,有日高见国。其国之人,男女椎结文身,为人勇悍。是总曰虾夷。亦土地沃壤而时之。击可取也。”“日高见国”即现今日本东北地区,而“虾夷”就指阿伊努人<sup>[1]40</sup>。无独有偶,阿伊努人在中国古籍中也出现过,《山海经·大荒北经》中就有“毛民之国”或“毛人之国”<sup>[2]</sup>一说。《新唐书·日本传》中记载了日本遣唐使所提到的“山外即毛人”,其中“毛人”指的就是阿伊努民族<sup>[3]</sup>。

阿伊努人原本是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民族。他们身材不高,男子1.6米左右,女子平均1.48米,一般比日本和族人肤色深,面部棱角鲜明,前额低窄、眉弓高、眉毛粗黑、眼窝深、睫毛长、双眼皮、眼珠呈褐色或灰色、鼻子低宽、嘴大、体毛多、毛发粗黑自然弯曲,男子多蓄浓重长胡须,女子上唇纹有鬃状痕迹的纹身,A型血发生率稍高于B型。阿伊努人在弥生时代(公元3—4世纪)曾遍布日本各地,从7世纪后半期起,和族人涌入并逐渐在北九州和本州占统治地位,和人鄙视“自古未沾王化”的虾夷人,认为他们“风俗甚异,其性强暴”,将阿伊努人蔑称为“虾夷人”,意为夷狄<sup>[4]</sup>,其称呼有轻慢阿伊努人的意思。

阿伊努人体貌与多数东亚人群差异较大,其人种界定在人类学界依然是一个争议问题。阿伊努人五官轮廓较深邃、汗毛发达的“浓颜”特征,科学家很早就注意到,阿伊努人的语言和体形不仅不同于日本和族人,而且同远东其他民族都有区别。蒙古人种各族特点是面部通常不长毛发,而阿伊努人却胡须满面,头发浓密。阿伊努人也不能划归欧罗巴人种,因为他们的皮肤不是白色而是黄色,面部扁平,有时还可见到所谓“蒙古眼”。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考古学家、地理学家、语言学家都曾试图揭开这个神秘民族的面纱。19世纪60年代俄国地理学家兼民族学家施连科院士写道:“没有一个民族像阿伊努人那样,在起源与种族血缘问题上,一下子出现那么多各不相同、甚至互相矛盾的意见”<sup>[5]</sup>。日本考古学会编纂的《日本考古学辞典》记载:“从人类学上说,阿伊努属于哪一人种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总的说有蒙古人种说、白色人种说、澳大利亚人种说、古亚细亚人种说,等等<sup>[6]</sup>。1830年希波鲁特也对这一问

题产生了兴趣,人类学上有名的“阿伊努·琉球人同一系统论”即是他的学说。此后,出现了以发掘了大森贝塚的莫斯和提出日本人中存在有两种类型学说的贝鲁斯为代表的学说<sup>[7]</sup>。由于阿伊努人形态近似绳文人,而深陷的鼻根、突出的眉弓等又使他们曾被误认为是高加索人种。但越来越多研究包括对牙齿、基因、血液等的研究都将阿伊努人很清楚地划分到蒙古人种中<sup>[8]</sup>。对阿伊努人的研究应该避免两种倾向:一是先入为主地将阿伊努文化定位在与日本文化起源的关系上,功利化地确定二者的源流关系。另一种倾向是夸大阿伊努民族及其文化的土著性,将阿伊努视作不同于日本大和民族的异族和曾经生活于久远年代的落后部落,割裂阿伊努文化与日本文化以及欧亚大陆其他民族之间可能存在的历史联系。科学态度应该是历史地看待曾经存在的阿伊努文化与日本文化的联系,既不夸大也不漠视<sup>[9]</sup>。围绕阿伊努人起源与种群归属,学界还存在争议,应将其与人类在亚欧大陆迁徙路线与现代分子遗传学技术结合起来研究,通过确凿的实物构成证据链,使理论更具说服力。

阿伊努人作为原住民身份的确立是他们争取土著民族应有权益的合法性前提。原住民身份确立的关键是证明他们到达日本列岛的时间远早于其他人群。学界认为:在距今10000到8000年的绳文时代,阿伊努人曾分布于北起堪察加半岛南至本州岛北部的辽阔地域,是日本列岛最古老的居民。从本州东北直到北海道的很多地名都来源于阿伊努语。但在绳文时代晚期,从亚洲大陆渡海而来的移民逐渐取代了阿伊努人,将后者排挤到列岛边缘地带。阿伊努人是一个对大自然深怀敬畏感的民族,为了保卫世代生息的森林湖泊,阿伊努人顽强地与侵入者抗争,但是由于生产技术落后与人数吃亏,至西方传教士于16世纪抵达日本时,阿伊努人的生存空间已被压缩至北海道和库页岛南部。这一时期西方文献中关于阿伊努人的记录,主要出自耶稣会士路易斯·弗洛伊斯(Luis Frois)和尼古拉·兰奇洛托(Nicolao Lancilotto)等人笔下,由于传教士们多未深入阿伊努部落考察,故其记述或援引日本官方文献,或来自道听途说,将阿伊努人描述成强悍好战、难以征服的野蛮民族,强调阿伊努人高大、强壮,尤其是毛发极其浓密这一令日本人望而生畏的、近乎兽化的特征<sup>[10]</sup>。然而,随着1669年阿伊努首领沙牟

奢允(Shakushain)被暗杀,虾夷-大和之战渐入尾声,此后北海道为松前藩所征服,以此为分界线,西方来访者对阿伊努的书写也发生了微妙改变,逐渐将阿伊努人描绘成身材矮小、驯顺胆怯的民族<sup>[11]</sup>。阿伊努人在保卫土地不被掠夺的英勇斗争中失败,欧洲人对阿伊努人描述的前后反差,间接印证了阿伊努人从不断抗争到最终被征服的整个过程。

## 二、从强制同化到被动承认:日本政府 对阿伊努人政策的嬗变

随着德川幕府向北海道拓殖力度不断增强,最终控制了旧称虾夷地的北海道全境。在德川时代(1603—1867)的后三分之二时间,阿伊努人在松前藩管辖下。松前藩将日本人和阿伊努人的居住地分开,禁止阿伊努人和日本人通婚。在18世纪晚期,松前大名又将阿伊努人聚居的东虾夷地分为78处,分赐给家臣。在官府、商家的盘剥下,阿伊努人人口下降很快,在明治维新前60多年间(1804—1868年),松前藩所辖地区内的阿伊努人共减少了近三分之一。明治二年(1869),日本政府在虾夷地设置了开拓使,第二年正式将虾夷地更名为北海道,1899年颁布实施的《保护旧道入法》中做出了对阿伊努人实行授产、救济、医疗、教育等方面的规定<sup>[12]</sup>,阿伊努人告别了世代的渔猎生活和传统居住方式,被纳入明治政府设定的轨道中,丧失了自己独立发展的主体性与可能性,阿伊努文化在打着国家名号的强势政府与和族人占绝大多数的主流社会的双重挤压下,濒临断代与灭绝的境地,只能在夹缝下艰难生存。

明治政府推行从血缘与文化双轨并进的族群政策来同化阿伊努人。在此过程中,日本主体民族和阿伊努之间通婚的相当多,这是大和族对阿伊努人进行同化的开始。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的阿伊努人很少是“纯种”。在近代“日本是单一民族”的主导下,更加快了同化阿伊努人的步伐。政府曾多次下令禁止他们长期以来形成的纹身与祭祀习俗,实行了抚育、统治、教导、教化和改俗等一系列措施,想把阿伊努人变成所谓的大和人<sup>[13]</sup>。他们要求阿伊努人剃去胡须,剪发洁发,将姓名改成日本名字,学穿和服与制服。这种同化政策力图以人口与文化经济地位的优势逐步摧毁支撑阿伊努民族认同的基础,将阿伊努人完全消解在占支配地位的大和文化洪流当中。

2006年北海道人口调查显示,72个市中有阿伊努人23782人,其中主要生活在北海道的日高支厅和胆振支厅的人口占总数的59.5%<sup>[14]</sup>。异族通婚是弱化族群边界的重要手段,因为以此衍生的亲情、血亲、姻亲等个人关系会极大冲击和超越族群文化等集体认同符号,混血后代会对双亲的文化认同模糊化,或对经济文化强势的一方产生依赖与归属感,而对经济文化相对弱势的一方不利。因为几代人的同化政策,通婚产生的混血后代远比“纯种”的阿伊努人多。据统计,具有阿伊努血统的人约有25万人<sup>[15]</sup>。阿伊努人与非阿伊努日本移民相当混杂,阿伊努女人和非阿伊努男人之间近族通婚较普遍,因此,母体遗传的DNA作为研究阿伊努人起源的遗传标记,可能优于核基因<sup>[16]</sup>。随着族际通婚,阿伊努人与大和族人的混血后代越来越多,在一些日本人脸上可以看到典型的阿伊努特征。民间带有阿伊努人基因的日本人远比官方统计的数字高,很多以“浓颜”著称的地区比如本州东北、北海道和鹿儿岛可以佐证。虽然“浓颜”并非阿伊努人独有,但是也昭示了这种可能性并非没有依据。

除了以通婚办法消解阿依伊族群之外,日本政府推行以日语教育覆盖本民族语言的政策是同化政策的另一支点。日本政府积极鼓励阿伊努人学习使用日语。教阿伊努儿童学日语,吃米饭,穿日本和服,对改俗者给予种种优待和奖赏;对成绩优秀的儿童,大搞物资奖励,反之则施以处罚,不给饭吃<sup>[17]</sup>。所有阿伊努人传统的服饰、图腾与作为认同载体的节庆民俗都被无视和不被鼓励,而代之以与和族人没有区分、无差别的举措则不断推行,通过或刚或柔、或明或暗的手段,试图硬生生地将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的集体记忆切断。之所以采取这样不免有点过激的政策,反映了日本社会相对比较单一的文化结构与日本人多年来形成的某种思维定式。众所周知,日本存在的强烈的同化异质民族的所谓/强化同质化社会环境,亦即长期单一民族神话的同化压力的结果,而对非日本人来说,则意味着不同化于日本社会,便会遭到排斥。从明治时期开始,日本政府一直在对阿伊努族采取同化措施。随着日本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发展,存在着正反两方面的认识,亦即成功与失败的两个因素。如果说成功的话,几乎全部阿伊努人都在使用日语作为交流语言,而且在生活方式等方面有融入日本大和民族的趋势;失败

的例子可以说,从同化政策开始的那一天起,阿伊努人就一天也没有停止过要求废除北海道旧土人保护法,一直在要求恢复作为这个国家的先住民的权利<sup>[18]</sup>。回顾人类历史,在世界范围内,强制同化的民族政策迄今为止还没有成功的先例。在各种强制政策与柔性利诱措施的双重作用下,阿伊努人传统社会结构趋于瓦解,传统生计方式被迫摒弃,阿伊努人的民族意识被迫虚无化。阿伊努人虽然在语言、服饰、生活习惯等表面文化特质有所改变,但是,民族意识等深层次的东西并没有完全消失,带有阿伊努人血统的后代还是对祖先与和族人不同的文化特质有认同意识,或在看到一些带有本民族文化特质的瞬间,久已沉睡的民族意识被重新唤醒,说明同化政策并没有从潜意识层面泯灭阿伊努人自身的民族认同。无视阿伊努人族群性这条路注定走不下去,而且出现一个现象,就是对其族群性的压制政策越严厉,阿伊努人的反弹就越强烈。这就迫使日本政府要重新思考对阿伊努人的政策,与其费尽心思压制还不如正视与承认阿伊努人问题的存在。

后现代主义思潮伴随着后工业社会出现,促使人们在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思考“我们是谁”的元身份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原住民与土著人人权事业勃兴的国际气候下,加上阿伊努人民族意识复苏与权利意识觉醒,以及日本政府对以往族群政策的反省,终于迎来一个在阿伊努人历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1997年,日本政府通过了《阿伊努文化振兴法》,这是世代阿伊努人不懈争取得来的权利,标志着一个祖祖辈辈生息繁衍在日本列岛但却长期不被承认甚至排挤压制的古老民族,终于有了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合法身份。

从《旧土人保护法》到《阿伊努文化振兴法》,日本有关阿伊努人的法律在一百多年中的变迁,体现了日本政府的阿伊努政策及文化政策的转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的巨大进步。一百多年前的北海道开发与和人的殖民兴业是以牺牲阿伊努人的生存环境和利益为代价的,并使阿伊努人人口急剧下降到民族濒临灭绝的悲惨境地。以此为背景出台的《旧土人保护法》,在使政府的强制同化政策完全合法化的同时,也对濒临灭绝的阿伊努人社会与文化采取了一些有限的救济性举措。在漫长的强制同化过程中,日本政府事实上已经将阿伊努人改造成了颇为标准的“日本国

民”,在经过了双语共用的阶段后,一些人开始自动停止讲本族语,而把族际共同语(或相邻较大民族的语言)作为自己的母语。阿伊努人则几乎全部都以日语为母语了<sup>[19]</sup>。但是,在强大的国家机器以及以和族人为主体的日本社会的巨大压力面前,阿伊努人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争取合法的作为日本“原住民”的各种权利,也从来没有中断过通过各种方式传承和保护民族文化并致力于维系族群认同的努力。阿伊努文化与传统不仅是阿伊努民族自豪感的源泉和重要历史文化遗产,阿伊努人在长期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中所孕育的丰富智慧也是世界人民的共有财富。不言而喻,它们同时也是日本国家文化多样性的象征。因此,日本政府表示要尊重阿伊努民族,致力于保护与传承阿伊努的文化与传统,引导全体国民在文化心理上能够兼容并蓄,充分地认识到阿伊努文化的价值<sup>[20]</sup>。日本族群政策的戏剧性转折,表明以往不管是刚性还是柔性的同化方法被证明并不能改变和消灭阿伊努族群自我认同意识。一个具有数千年共同记忆与认同符号的民族是具有历史韧性的稳定共同体。民族的产生、发展与消亡需要置于更为广阔的历史时空背景下才能看清其演进脉络,不尊重历史规律的借用外力强制的效果只能适得其反,受到阿伊努人发自内心的持续抵触,也激发和唤醒了其受压抑的民族意识。日本政府的有识之士反思了阿伊努人问题的得失利弊,清醒认识到民族问题的本质,纠正了过去的做法,代之以确认文化身份积极引导融入社会的思路,这体现了更具有包容性的开放思维,也不排除为更具隐蔽性的柔性策略,但是比起过去强制同化的偏执做法,无论是在人文理念上,还是在实际操作中,都已经是不小的进步。

### 三、阿伊努人文化自治与社会融入之路

由于阿伊努人外形服饰等显性因素和思维习惯等隐性因素与和族人还是存在较大差异,因此阿伊努人融入日本社会之路并不顺畅,普通阿伊努人常因被在人群中指出而无法保持从容。虽然阿伊努人已经有了合法民族身份,可以自由地发展本民族的文化,然而,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由此带来的歧视、偏见以及刻板印象还是无法在短时期内弭平。1986年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国会上发言,他说:“日本没有受歧

视的少数民族。”可是,首相发言后的第二天(22日),就受到了阿伊努人的质疑与不满<sup>[21]131-147</sup>。住在北海道的阿伊努母亲知道了,就给首相发出了一封信,信中说自己的8个孩子忍受了各种各样的民族歧视,并且,揭露这种歧视至今仍然存在<sup>[22]</sup>。多毛、深轮廓的外貌不时会招来异样目光,使阿伊努人在融入社会时,面临各种各样的困境。阿伊努人与其他日本人的外表差异,虽不至于达到西方社会黑人白人间那么明显,但还是相对比较容易区分,在同质性文化占支配地位与追求整齐划一的价值取向的日本社会,长了一副不同于其他东亚人的面孔意味着什么也许只有阿伊努人能够体会,再加上主流社会多少存在一些对阿伊努人的歧视与排斥言行,更加剧了阿伊努人心理上的孤独感与疏离感,也加重了他们不能融入社会的心理负担。

毋须讳言,在现代日本,对阿伊努人的偏见和歧视仍然存在,并且在某些方面还是根深蒂固的。民族歧视的历史造成的阿伊努人的贫困使阿伊努人接受来自政府的困难补助的人比之大和人高出3倍<sup>[23]</sup>。歧视根源在于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与非均衡性,而歧视又使鸿沟进一步加深。这种文化处于从属地位,经济地位的弱势在短时期内又无法扭转,进而加深了日本社会一部分人对阿伊努人的刻板印象,即便这种现象并不能代表全部。而且,阿伊努人的传统价值取向也与和族人不尽相同,因此在相处中观念也不时有碰撞与冲突。当然,比起不被承认的过去而言,阿伊努人的生存境遇已经有了很大改观,能够自由发展本民族文化对阿伊努人来说,已经是很值得高兴了。虽然经济比起发达地区的人们还有一些差距,但是也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且日本政府特别设置了对相对落后的北海道与冲绳地区开发的专门机构与资金,阿伊努人作为日本社会一分子,事实上已经被日本社会所接纳,阿伊努人的民族意识也从受害者的悲情意识转向,自悲、敏感的负面情绪被阿伊努人开朗、自信、达观的民族气质取代,阿伊努人不再为自己的民族身份与文化所纠结,开始以国家平等一员的身份参与社会生活,并发出自己的声音。阿伊努语言与文化的各种学习班、研讨会吸引着各种职业、各个年龄层的人们,现在已经有阿伊努人代表走上了联合国的讲坛,也有阿伊努人当选为国会议员,电台、电视与网站阿伊努语版块纷纷设立。北海道民间文艺团体走

出国门,向全世界观众表演阿伊努人特有的口弦琴与熊祭舞蹈。阿伊努人文化中心与民俗村成为了北海道旅游的必到之处。阿伊努民族服装富有独特美感与韵味的几何图案,成为时装周里时尚设计师的灵感源泉。阿伊努人导演感受到自己族人打拼时的内心精神空洞,特意拍摄了很多关于阿伊努人的纪录片。日本音乐大师姬神将北海道和本州东北的阿伊努民谣介绍给世界。阿伊努人的物质与精神文化,频频向人们展示着一个并不遥远却很陌生的世界。专门介绍阿伊努文化的视频网站拥有的超高点击率,说明了全世界好奇并着迷阿伊努文化的人不在少数。阿伊努人通过各种形式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文化与价值观,让世界知道在日本不光有大和民族还有他们的存在。阿伊努人的努力没有白费,越来越多的人扭转了日本是单一民族国家的错误认识,从对阿伊努文化耳目一新到产生了大量的阿伊努文化爱好者与研究者。现代社会成长起来的一代再也不用小心翼翼地掩盖自己的原住民身份,也不介意外貌是否会暴露他们的真实身份,他们的自信代表着作为个人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民族性与现代性并没有什么冲突。

#### 四、结语

阿伊努人的千年历史,经历了从最早定居日本列岛的主人到生存空间被逐步挤压蚕食的刚性抗争者、同质化运动中的沉默少数者,直到今天不再纠结于自己的血缘文化背景,发出本民族的声音的历程。他们在人口、经济与文化占尽优势的日本和族文化汪洋大海中始终未被湮没而生生不息,一方面证明了阿伊努人的民族韧性,另一方面也宣告人为打压灭绝一个民族文化的政策无论设计多么精巧,最终也难逃失败的宿命。日本政府承认阿伊努人的土著民族地位,不仅归因于世界土著民族运动的大趋势推动,更是族群自身几十年努力推动的结果。即便在过去世界土著人权意识淡薄,同化政策看似不可战胜的最低谷时,阿伊努人依然没有丧失信心与希望。正是这份在漫长黑夜的坚守与执着,终于让阿伊努人与阿伊努文化获得了应有地位。

然而时至今日,阿伊努人的民族自觉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在各种声音都可以竞相发声的环境里,关于土著民族地位和阿伊努的政策争议依然不断,阿伊努人元身份和依附其上的各种实体



权利依然是争论焦点与矛盾所在,2014年曾出现“现实中不存在阿伊努民族”等质疑言论,直指“阿伊努民族的存在不具备法律上的证明手段”,认为北海道阿伊努协会所提出的“认为具有阿伊努血统的继承人”是一种关于民族身份的暧昧认定<sup>[24]</sup>。这些不同声音的出现,说明阿伊努人作为一个族群共同体的集体人格即便得到法律确认,但在民间心理接受度层面还是不尽如人意,社会上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对阿伊努人的脸谱化现象,屡屡给阿伊努人融入社会的努力带来打击,很多阿伊努青年常处在不知该在意还是不在意自己民族文化的纠结中而无所适从,从而对未来生活的选择造成心理阴影。一些政客经常为了自己所代表集团的利益裹挟民族问题,令阿伊努人处于尴尬境地与矛盾的风口浪尖。这说明即便官方在内外形势下情愿或不情愿地承认其法律身份,给予其“文化自治”地位,如果对公众的教育引导没有跟上,阿伊努人作为一个族群的意识没有在社会上深入人心,自治地位没有具体措施来落实跟进的话,官方层面的承认就会流于形式。因此,阿伊努人的尊严与权益之路,依然任重道远。靠他人给予与施舍得不到真正的地位,只能依靠自身努力与争取,获得社会多数人对它的理解与认可才能达到,所以说这个古老民族将来的发展如何,依然有待观察。

## 参考文献:

[1] 舍人亲王. 日本书纪:第七卷[M]. 东京:朝日新闻社,1967.

[2] 陈杭. 中国与日本北海道关系史话[C].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议论文集,26.

[3] 张景一 陈永亮. 浅析日本阿伊努民族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4).

[4] 张海萌. 阿伊努历史与传统文化探析[J]. 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3).

[5] 西蒙诺夫. 日本的阿伊努人——难以猜度的民族[J]. 民族译丛,1981(6).

[6] 傅朗云. 阿伊努人族源再探[J]. 外国问题研究,

1993(1).

[7] 植原和郎. 日本人的形成史——以颜面为中心[J]. 日本研究,1990(4).

[8] 张雅军. 日本人群的种族起源和演化[J]. 世界历史,2008(5).

[9] 孙文. 走近阿伊努:一个曾经被歧视的民族的学术史[J]. 日本学刊,2008(1).

[10] Joseph Kreiner, “The European Image of the Ainu as reflected in Museum Collection”, in W. W. Fitzhugh and C. O. Dubreuil (eds.), *Ainu: Spirit of a Northern Peopl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9, 125.

[11] 张小龙. “阿伊努印象”与近代西方视野中的日本人种族身份认知[J]. 世界民族,2016(2).

[12] 川圭介. 阿伊努人的历史——文化特征[J]. 世界民族,1996(3).

[13] 洪时荣. 日本民族问题之我见[J]. 黑龙江民族丛刊,1986(4).

[14] 胡起望. 日本的阿伊努人[J]. 民族学研究,1986(00).

[15] 鬼头明成. 东北亚的动向与阿伊努文化的形成[J]. 孟宪仁,等译. 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94(1).

[16] Shinji Hariharae. 日本北海道线粒体DNA的多态性[J]. 国外医学·遗传学分册,1987(4).

[17] 陈吉庆. 幕末明治时代的阿伊努族人口政策[J]. 外国问题研究,1989(2).

[18] 笕志刚. 浅析日本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发展趋势及日本阿伊努问题[J]. 黑龙江社会科学,2000(6).

[19] 初祥. 东北亚小民族现代化问题的研究[J]. 西伯利亚研究,1999(5).

[20] 周超. 两部法律与阿伊努人的命运——从《北海道旧土人保护法》到《阿伊努文化振兴法》[J]. 世界民族,2010(6).

[21] Sayaka Saito Ainu. “Homogenous” Japan’s Indigenous People [M] // Springer. *Children’s Images of Identity*. Rotterdam: Rotterdam Press, 2015.

[22] 水野孝昭. 日本决不是单一民族的国家[J]. 民族译丛,1990(3).

[23] 笕志刚. 阿伊努——现代日本面临的严峻课题[J]. 黑龙江社会科学,1996(5).

[24] 陈永亮. 法理权利抑或行政施惠:基于日本阿伊努政策的反思[J]. 世界民族,2017(4).

# The Value Leverage and Public Policy Adjustment Based on the Ethnic Culture: Beginning with the Ain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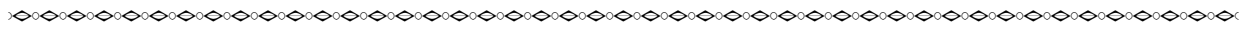
GAO Xiaoyan, LI Xi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The Ainu are the oldest inhabitants of the Japanese archipelagos. They were once called “shrimp barbarians” in history. At present, they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Hokkaido. Before the Tokugawa era, Japan pursued the long-term assimilation policy, adopted nihilism attitude towards the existence of the Ainu and tried to assimilate them, but it was unable to eliminate their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dual attempts of the influence of world native human rights movement and the Ainu’s unremitting struggle,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adjusted its ethnic policy which emphasized the singularity in the past, and the Ainu’s national identity has finally been recognized. The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s Ainu policy and the value orientation behind it can reveal the reality of facing up to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of ethnic groups and the essence of development imbalance behind them, which is of some importance for formulating the corresponding policies, promoting the social harmony and ethnic equality, and eliminating the phenomenon of development imbalance.

**Key words:** ethnic policy; native people; public policy; cultural autonomy; the Ainu

(责任编辑 雪 箫)



(上接第 23 页)

## Learn and You will Be a Gentleman: An Explanation of the Opening and Chapter *Behavior and Filial Piety and Fraternal Duty of The Analects*

TANG Genxi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pulation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230036, China)

**Abstract:** “To learn” and “to be a gentleman” are the nature of human, and a desired life attitude for everyone. “Learning” is the consciousness that comes from ancestors and goodness of heart, while “reviewing repeatedly” indicates the nature of existence and practice of “learning”. “Happiness” starts from “reviewing”, and it is the source of vitality and the desire of life instinct. As the instinct of “reviewing” depends on the awareness of “learning”, “learning” naturally becomes “happiness”. “Learning” becomes the essential existence of life because of “happiness”, and it’s the representation of life intelligence, that is, the autonomy, awareness and self-consciousness. As a base of human’s benevolence, the desire of filial piety and fraternal duty transfers from the patriarchal love of relatives to universal love of benevolenc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filial piety, fraternal duty and benevolence is like the one among learning, reviewing and happiness. The purpose of “learning” is to create merciful gentleman, thus it is a deep political enlightenment and ideological revolution.

**Key words:** *The Analects*; *Xue Er*; gentleman; learning; happiness; filial piety; benevolence

(责任编辑 雪 箫)